

诗歌

雪花的陪伴

□ 祝芒成

深冬时节
无需邀约的雪花
在空中翩翩起舞
如同美丽的仙子
为大地增添迷人的色彩
站在窗前
望着银装素裹的冰晶世界
看着一片片雪花飘落
倾听着那雪花落地的声音
飞扬了我的思绪
矸石山被白雪覆盖
闪烁着冰冷而坚硬的光芒
仿佛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
河面上的水在雪的陪衬下
变得格外清澈
树上的喜鹊在嬉戏打闹
好像在诉说着岁月的轮回
觅食的小鸟
欢快地在树枝间跳跃
努力寻觅着自己的梦想
我轻轻打开门
走到院子里
伸出双手
让雪花落满掌心
扑入我的怀中
感受那潜入心底的寒意
作者单位：湖南煤业集团周源山矿业公司

煤与美

□ 张波

在深邃的地心深处，
藏着无尽的煤与美。
黑得纯粹，美得深邃，
如夜空中的星星璀璨，
如黎明前的晨曦般温柔。

煤，是大地深处的灵魂，
沉默中蕴藏着无尽的能量。
它在黑暗中独自舞蹈，
为世界带来光与热。

美，是生活中的诗意与远方，
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向往。
它无形无影，却无处不在，
在每个微笑、每个眼神中闪耀。

煤与美，看似对立，
却在我心中交相辉映。
煤的厚重，美的轻盈，
一实一虚，一黑一白。

煤，如坚硬的石头，
承载着岁月的痕迹。
美，如涓涓细流，
滋润着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煤的怀抱中，
感受大地的力量与温暖。
让我们在美的指引下，
追寻生活的美好与意义。
作者单位：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春节快乐

□ 吕存

迎春啦，
追逐奔放的光年，
春节的钟声敲响，
万象更新，
世界熠熠生辉。
人们穿越时间的缝隙，
跨越千山万水相聚，
欢笑声在空气中蔓延。
欣喜的心情时光绽放，
鞭炮声声，
红红火火，
祝福在思绪间飞舞。
春来了，快乐的旋律，
如歌如诗，扬起翅膀飞翔，
把喜悦溢满人间。
春节到，幸福洋溢心头。
喜庆祥和贺新春，
快乐串成点点星辉。
作者单位：晋能控股煤业集团燕子山矿

致敬矿工
——矿工的青春

□ 岳建忠

青春像七彩斑斓的彩虹
点亮着矿工栉风沐雨的历程
青春像一抹淡淡的香茶
品味着矿工曲折波澜的人生
青春是一座窄窄的小桥
拉近矿工与亲人的心灵
青春是一条途经多地的江河
承载着家乡对矿工的殷切希望
青春是一股源源不断的清泉
让独在异乡的矿工感受世间的温暖
魂牵梦绕
镌刻着矿工青春的容颜
一束从千米深处折射出来的微光
带走淡淡的岁月痕迹
让矿工的青春变得刻骨铭心
铮铮誓言的青春
挺起脊梁的青春
无怨无悔的青春
掷地有声的青春
一代又一代的薪火相传
满载着矿工勤劳而拼搏的汗水
浇灌着青春朝阳的花蕊
沐浴着晶莹透彻的露珠
穿过那充满希望的铁轨
驱赶着冬日的寒冷
浸润着无数矿工的心扉
响彻寰宇
绽放出更加绚丽的青春芳华
矿工的每一次升井
长满老茧的双手紧紧抓着罐笼
身上泛起一抹淡淡的墨色
清澈的眸光里
涟漪起爱的浪花
拍打着矿工醉人的心房
婆娑着矿工青春梦想
继续一抹流年
掬一抹思绪
咀嚼岁月的风霜
品味酸甜苦辣的青春记忆
千米深处传来的脚步声
似故乡的民谣
轻轻拨动琴弦
声音清脆而雄厚
苍茫而底蕴
回荡在空旷的巷道里
呼唤着浪迹天涯的矿工
犹如青春的记忆
撩动着矿工美好的憧憬
永远浸透着矿工最美好的青春气息
作者单位：同发东周窑煤业有限公司主井原煤皮带队

随笔

写春联

□ 胡云峰

年的怪兽呼啸而来，一岁有一岁的面目，一岁有一岁的感受。关于年，最难忘的还是红彤彤的春联、热腾腾的饺子，还有阵远阵近的鞭炮声。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快过年了，单位都要组织书法爱好者为职工写春联。写春联的场所多选在会议室等宽敞明亮的场所，便于刚写好的春联晾干。下班从那儿过，会议室的桌子、椅子上全都放满了写好的春联，红彤彤的一片，特别喜庆。先到的职工边看边挑选心仪的春联，家住农村的职工给写春联的燃上一支烟，你来我往地开上几句玩笑，片刻之后，贴大门的春联也就有了。

写春联是个“技术活”，也是个“体力活”，执笔的通常都在矿区书法界小有名气。单位直属的那几天可以把其他活放一放，井下工作的则能到地面潇洒几天。矿工会则郑重其事地发个活动通知，为各单位提供红纸、墨汁，还会在社区支个摊位，找个天气晴朗的日子组织书法爱好者一起挥毫泼墨，和矿区居民一起迎春纳福。摊位周围乌压压的都是等着要春联的，拿到的举着春联从人群里往外挤，好像捡个大元宝，回到家里还不忘对人吹嘘谁写的，写得如何好。要是书法爱好者，还会对着春联比画几下，咂摸着要是自己写，该如何运笔，如何令人刮目相看。

老张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牡丹。在单位干宣传员时写春联，干车间工会主席时写春联，干党支部书记了，还在写春联。老张写春联有个特

点，收笔时肘带腕、腕带手猛地一提，聚精会神地瞄上几眼，然后点燃一根烟，拧开保温杯盖子，摇着头对着杯子里的茶汤吹上几口，坐在椅子上眯眼双眼扫视一下满屋子的春联。看上去，既满足，又带点完成任务后的释然。来拿春联的职工照例会给老张敬上一支烟，说上几句字如何好如何遒劲有力的客套话。春联很快被扫荡一空，老张的精神也养好了，就一边感叹着腰老了、腿不行了，一边拿起笔来，在盛满墨汁的碟子边缘调整下笔锋，继续龙飞凤舞。

现在，写春联已经不吃香了，家家户户过年都钟情于买那种烫金的印刷品春联，手机一点，就快递到家，十分方便。大概只有在年前乡镇的大集上才能看到写春联的景象了，围观的人也少了很多，使得写春联带有了深深的年代印记。但那份美好的感觉，蕴藏的年味，却长久驻留心中挥之不去，从不曾想起，从未曾忘记。

今年的雪多，南方北方都争先恐后地下了好几场，北方有鹅毛大雪的豪放，南方有细雪纷飞的婉约，下着下着，年就来了。“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如果时光能够倒流，赶在年假前，在寒风呼啸中推开会议室的门，和正在写春联的“老张”寒暄一番，带上几张红彤彤的春联回家，心里一定暖和和的，年过得也必定特有滋味。

作者单位：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龙口镇智能公司麻地梁煤矿宣传部

煤矿出行的记忆

□ 刘永军

我与煤矿结缘，是1986年。那一年秋天，怀揣着对煤矿的憧憬，我们家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生活，从衡水景县的农村来到父亲工作的煤矿峰峰矿务局通二矿（现为峰峰集团通顺公司，矿井现已关闭）社区安家。我成为一名矿工是得益于国家给煤矿工人的特殊政策“农转非”把全家迁入煤矿的。开启了煤矿生活，还记得刚到通二矿时，由于对煤矿非常陌生，我看什么都新奇：堆积成三角形的黑色矸石山、高耸的井架、漆黑的巷道、煤楼、宿舍、澡堂、食堂；蓝色粗布工作服、安全帽、矿灯、自救器、矿靴……如今，我已在矿区居住了37年了，煤矿生活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记忆。

20世纪80年代，煤矿在改革开放初期，可是见世面的地方，拉煤的火车，车头还是“蒸汽机车”，烧煤的，巨大直径接近2米的红颜色的车轮，在蒸汽机的带动下，挂着六七十节车皮，如一条巨龙，将从地下开采出来的原煤运往祖国各地，给人们带去温暖、带去光明。每次列车启动的时候，会鸣长笛，然后从车头的侧端喷出锅炉里的水蒸气，就像浮出海面呼吸的鲸鱼一样，现在想起来都震撼人心。然后是各种类型的拉煤、拉材料的卡车，有130、有“双排座”，轿车少见，矿上最为常见的其实不是汽车，而是胶皮轮子的“骡子车”，一般的都是一头骡子拉的车，最威风的是三头骡子拉的车，一头骡子驾辕，两头骡子在前边并排拉车。三头骡子跑起来，也是非常得快，车把式的一根鞭子，在空气中抽出响亮的声音，比放“二踢脚”听着都过瘾。特别是到了冬天，寒冷的冬天，骡子拉着重车上坡，脚下打滑，车把式一把手扶着车辕，一把手用鞭子使劲地抽着骡子，骡子的鼻子喷出的气息一接触空气就凝结成了霜，只见一团白雾在每一头骡子的鼻尖翻腾，三匹骡子鸣叫着，一股劲地用力拉，愣是把一辆重载的车子拉上坡。

在那个年代，看着车把式赶着骡车还真是“洋气”。那时候，矿区除了“骡子车”还有驴车。在矿区生活，普通人家，平时没啥事不去峰峰新市区和邯郸市，那是为全家购买年货，当然主要是买几件新衣裳。进城坐公共汽车，但当时的公共汽车与现在没法比，跑风漏水，矿区的道路上全是拉煤车留下的煤灰，公交车里翻滚着的也是煤灰，你要是胆敢穿一件白衬衫，或者一双白球鞋，进一趟城，回来就得洗，那个时候，敢穿浅颜色衣服的人，大家一看就说“人家那是勤快人”，为啥勤快，因为衣服穿一天就得洗。

那时候，矿区人如果要出远门，如果通火车就是乘坐绿皮车，不通火车就是乘坐长途汽车。来到矿区后，我经常能看到邯郸至涉县的绿皮火车经过通二矿，听到和村火车站货车传来的声音，那“呜呜”的火车鸣笛声空灵而悠远，在夜深人静之际，尤其凄厉。不过，有它的陪伴，总算让我的矿区生活不再孤寂。但无论是绿皮车还是长途汽车，最大的特点，是一个字“挤”，人挨着人实在是挤得让人透不过气来，除非万不得已，真的不能出门，太挤啦。自行车可是当时人们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尤其是“28大杠”自行车，飞鸽牌的、永久牌的，那可是一个家庭省吃俭用后的“标配”，轮毂的钢圈和每一根辐条，每天都擦拭得一尘不染，阳光下亮得那么刺目、亮得那么耀眼。那个时候，谁家要是能有一辆“28大杠”自行车，感觉比今天开一辆轿车都让人自豪。

随着矿区交通设施不断改善，矿区人们的出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私家车、高铁、飞机等快捷的交通工具，方便了人们的出行。蒸汽火车、“骡子车”、绿皮火车、“28大杠”自行车这些煤矿出行的记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让生活在了矿山的人们回味无穷。

作者单位：冀中能源峰峰集团辛安矿